

清暉閣原本

玉茗堂還魂記

乾隆乙巳年

永絲館增圖重梓

冰絲館重刻還魂記敘

世有見玉茗堂還魂記而不歎其佳者乎然欲真知其佳且盡知其佳亦不易言矣風雲月露天之才也山川花柳地之才也詩詞雜文人之才也此三才者亘古至今而不易推遷變化而弗窮還魂記一傳奇耳乃薈天地之才爲一書合古今之才爲一手以爲禪則禪宗之妙悟靡不入也以爲莊列則莊列之詠誕靡不臻也以爲騷選則騷選之幽渺靡不探也以爲史則史家之筆削靡不備也以爲詩則詩人之溫

厚靡不蘊也以爲詞則詞人之縟麗靡不抒也以爲曲則度曲家之清濁高下宮商節族靡不極其微妙中其窽卻也噫觀止矣予童子時愛讀此記讀之數十年自恨於其佳處尚有未能悉者冰絲館居士與余同好取清暉閣原本編較重刊務存玉茗舊觀不敢增刪隻字至於愜目賞心莫能自割輒於原評之外畧綴數言另署冰絲館快雨堂之名以別之冀與讀還魂記者少作周旋焉顧還魂記博奧淵微評跋豈能盡闡仍待讀之者自爲領取而已快雨堂敘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敘

火可畫風不可描冰可鏤空不可幹蓋神君氣母別
有追似之手庸工不與耳古今高才莫高於易易者
象也象也者像也其次則五經遞廣之此外能言其
所像人亦不多左邱明宋玉蒙莊司馬子長陶淵明
老杜大蘇羅貫中王實甫我明王元美徐文長湯若
士而已若士時文旣絕古文詞詩歌尺牘元貴浩鮮
妙處夥頤然稟胎江右開乳六朝頽糟粉肉響屩板
袍之意時或有之至其傳奇靈洞散活尖酸史因子

用元以古行筆筆風來層層空到卽若士自謂一生
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情深一敘讀未三行人已魂
銷肌粟而安頓齣字亦自確妙不易其欵置數人笑
者真笑笑卽有聲啼者真啼啼卽有淚歎者真歎歎
卽有氣杜麗娘之妖也柳夢梅之癡也老夫人之軟
也杜安撫之古執也陳最良之霧也春香之賊牢也
無不從劖節竅髓以探其七情生動之微也杜麗娘
雋過言鳥觸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臺可暝獠牙
判髮可狎而處而梅柳二字一靈咬住必不肯使劫

灰燒失柳生見鬼見神痛叫頑紙滿心滿意只要插
花老夫人智是血描腸鄰斷草拾得珠還蔗不陪榦
杜安撫搖頭山屹強笑河清一味做官半言難入陳
教授滿口塾書一身穢氣小要便益大經險怪春香
眨眼卽知錐心必盡亦文亦史亦敗亦成如此等人
皆若士元空中增減朽塑而以毫風吹氣生活之者
也然此猶若士之形似也而其立言神指邯鄲仙也
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若士以爲情不可
以論理死不足以盡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則情莫

有深於阿麗者矣况其感應相與得易之咸從一而
終得易之恒則不第情之深而又爲情之至正者今
有形一接而卽殉夫以死骨香名永用表千秋安在
其無知之性不本於一時之情也則杜麗娘之情正
所同也而深所獨也宜乎若士有取爾也至其文冶
丹融詞珠露合古今雅俗泚筆皆佳沛公殆天授非
人力乎若夫綽影布橋食肉帶刺冷哨打世邊鼓撾
人不疼不癢處皆文人空四海墳五嶽習氣所在不
足爲若士病也往見吾鄉文長批其卷首曰此牛有

萬夫之稟雖爲妬語大覺頰心而若士曾語盧氏李
恒嶠云四聲猿乃詞場飛將輒爲之唱演數通安得
生致文長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予不知音律第
粗以文義測之雖不能爲周公瑾而猶不至如馬子
侯僭加評校以復兩張新湯之請便卽交付一語若
士見改竄牡丹詞者失笑一絕醉漢瓊筵風味殊通
仙鐵邃海雲孤總饒割就時人景却愧王維舊雪圖
持此作偈乞韋馱尊者永鎮此亭天下之寶當爲天
下護之也天啓癸亥陽生前六日謹菴居士題於清

暉閣中

題詞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卽病病卽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傳杜太

守事者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
事予稍爲更而演之至於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漢睢
陽王收考談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
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
所必有邪萬歷戊戌秋清遠道人題

重刻清暉閣批點牡丹亭凡例

一牡丹亭傳奇以詩人忠厚之旨爲詞人麗則之言句必尖新義歸渾雅高東嘉爲曲聖湯玉茗爲曲仙洵樂府中醇乎醇者是編悉依原刻或有一二字句似乎失檢之處則謹遵乾隆四十六年

進呈訂本此外不敢妄有增刪幸識者鑒之

一是劇刻本極多其師心改竄自陷於庸妄如臧晉叔輩著壇已明斥之矣近世又有三婦評本

識陋學膚妄自矜詡具眼者諒能別白但其中
校訂字句紕繆處固多可採處亦或間有是編
於可採處必加纂錄且爲標出簡端至乖謬特
甚者亦予拈出瑕瑜不掩葑菲可收意在發揮
古人不與評家較量長短也

一集唐詩注出作者姓名三婦本頗爲有功今採
補之

一山陰之評著語不多幽微畢闡俾臨川心匠躍
然楮墨間觀止矣無以加矣然細流土壤或補

高深燭火桔槔或資明潤快雨冰絲各有所見
不必與古強同也弗揣固陋附綴數言然必注
明某某加圈某某加評使古人廬山真面與管
蠡私臆了了分明庶閱者知所決擇

一山陰自謂不知音律以文義測之此實語非謙
詞也然文各有體旣已填詞卽當以曲律爲文
律矣是編叅考曲律不厭詳明俾曲律彰而文
律倍顯非敢增益山陰仍是發揮玉茗云爾

一玉茗博極羣言微獨經史子集奧衍闊深卽至

梵筴丹經稗官小說無不貫穿洞徹間有一二僻書難字偶爲儉腹所知者亦爲拈出此外掛漏尚多專望海內博物君子惠我弗逮

一玉茗所署曲名因填詞時得意疾書不甚檢核宮譜以故訛舛致多然被之管弦竟無一字不合且無一音不妙益服玉茗之神明於曲律也近日吳中葉氏納書楹譜考訂極精爰另爲鋟板行世是刻曲名且仍舊貫卽宮調亦不復補注焉

一著壇不取繡像然左圖右書自古有之今爲增
補

一著壇校字自謂功臣然魯魚之誤依然不少甚
矣校書之難也是刻於文義灼有關係或諸家
互異折衷一是者特爲標出簡端其間明係傳
刻之譌校對時偶然失檢者但予改正不復標
明厭繁瑣且不欲暴已長也

又著壇原刻凡例七條並列於後

一是刻悉遵玉茗堂原本間有刪改非音旁則標

額雖屬山陰解牛亦爲臨川存羊凡時本或疎
於校讎如柳浪館或謬爲增減如臧吳興鬱藍
生二種皆臨川之仇也

一批不取多取要點不取濫取當世人耳熟口頌
不辨瑕瑜輒稱佳妙不知臨川亦有自露習氣
處如不攻其瑕將併埋其瑜卽字評字點總屬
缺陷吾師精於點評而復嚴於刪改臨川有靈
當默饋心血數斗

一曲爭尚像聊以寫場上之色笑亦坊中射利巧